



WAI GUO XIAO YUAN RE DU CONG SHU

海岛奇遇记

ariel, zed
& the secret of life

【澳大利亚】Anna Fienberg 著

刘玉红 刘玉梅 译



海岛奇遇记

[澳大利亚] Anna Fienberg 著

刘玉红 刘玉梅 译



漓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20-2002-0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岛奇遇记/(澳)安娜·芬伯格著;刘玉红,刘玉梅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12

(外国校园热读丛书)

ISBN 7-5407-2893-0

I. 海… II. ①安…②刘…③刘…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J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372 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Text, Anna Fienberg, 1992.

Copyright © Illustrations, Kim Gamble, 1992, Allen & Unwin, Sydney, Australia.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1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e arranged with Allen & Unwin through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 Ltd(China Copyright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海岛奇遇记

作者◎[澳大利亚]安娜·芬伯格

译者◎刘玉红 刘玉梅

责任编辑◎胡子博

书籍设计◎汤小胤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dp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桂林市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20 千字

印张◎6.25

版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书号◎ISBN 7-5407-2893-0/I·1733

定价◎10.00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内容简介

阿莉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但她一直为自己的一对招风耳和龅牙苦恼。年龄的增长使她逐渐意识到自己不够完美，担心同学取笑自己，这影响了她与同龄人的交往。

哲迪个性偏强，他读过许多书，知识丰富，而这却使他变成了一个不好相处的小学霸。

阿莉的妈妈把他们送到一个海岛上，他们惊讶地发现，岛上的居民都是没有影子的人。冒险和奇怪的事情一桩接一桩……最终，他们都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有了新发现，对生活有了新认识，懂得了如何在不断审视“旧我”，创造“新我”中，塑造更加完美、健康的人格。





目 录

- 1 城外来的魔鬼 /1
- 2 寄宿朋友 /9
- 3 哲迪到来 /19
- 4 航海惊魂 /32
- 5 海岛的秘密 /42
- 6 捣蛋鬼 /55
- 7 小城探索 /62
- 8 神 药 /74
- 9 重塑自我 /89
- 10 古瑟特为您效劳 /98
- 11 女强人横遭不幸 /103
- 12 古瑟特的生活准则 /109
- 13 谎言和弱点 /117
- 14 不期而遇 /127
- 15 午 宴 /137
- 16 启示录 /145
- 17 噩梦和影子 /154
- 18 破解谜团 /160
- 19 新哲迪 /167
- 20 合力擒敌 /172
- 21 第四维空间 /178
- 22 从此永远幸福? /187



城外来的魔鬼



“嘿！嘿！”

“干吗？”

“看看阿莉！”

“老天爷，林恩，闭嘴好不好？这是我看过的最恐怖的电影！”

“就看一眼嘛！”

另一个不做声，眼睛在搜寻，然后说：“她的肩膀抖来



抖去的，她在笑呢！”

“可不是，哼哼唧唧的，就像马得了感冒。”

“她竟然在笑！”

两个女孩重新转向银幕，情景已经变了。黄昏时分，地面上阴影重重，一阵阴风突起，一只猫头鹰在树林中叫唤。

“妈呀，瞧瞧，”林恩小声说道，手指甲掐进了她朋友曼迪的胳膊肉里，“是他在那儿吗，蹲在那片灌木丛后面？我没在看，你告诉我现在到哪儿了？”

“保姆在说晚安，”曼迪悄悄说道，“她要走了，她得直直走过他旁边。”

的确，在一丛山茶树后面，城外来的魔鬼在重重地喘气。它的利爪把花朵蹂躏成一团香泥，你可以想想这双利爪会把人的脖子弄成什么样子。

而阿莉·温德伍德却盯着魔鬼的脸，特别是它长长的，不时从松垮的嘴唇暴突出来的门牙。这副模样使她想起一个人，但就是记不清是谁了。

阿莉咧嘴笑了，魔鬼的面具做得真土气，妆也化得太紧——脸颊上涂料都裂开了，她都看见一条条小裂缝了。她又笑了，想到要是它朝保姆扑过去，那些妆肯定会全裂开的。她高兴地倾身向前，专注地看了起来。

阿莉以前见过一个魔鬼（比这个吓人多了），那是她妈妈带着她跟随拍摄组去罗马拍外景的时候。她妈妈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狼人的隐秘生活》，阿莉因此有了各种有趣的发现，比如说，演员上妆后感觉是怎么样的（他会觉得皮肤刺痛，会不停地流汗），他只能吃流质的东西，



通过一根长长的吸管吸到嘴里。阿莉因此断定，当演员可不是专门去享受香槟酒和荣誉的。

现在正说到女主人公紧张地穿过花园，毫不察觉正在喘粗气的巨大魔鬼在阴影中等着她。她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她的裙子扫过山茶花树丛外边的枝叶。

“啊哈哈！”魔鬼吼叫着朝猎物猛扑过去，就在这时，子弹劈劈啪啪射出来（是聪明的侦探躲在树后开的枪），魔鬼摇晃着跪了下来，痛苦地呻吟着。他完蛋了。阿莉失望地发现，演员的妆并没有裂开。

片尾字幕依次出现，盖住了魔鬼的尸体和姑娘含泪的微笑。看电影的人们开始舒展腿脚，他们像从梦中醒来一样，眨巴着眼睛，四下搜寻现实生活的踪迹。钥匙在口袋里叮当作响，大衣和手提包被甩上肩膀。阿莉不情愿地套上无袖连衣裙。电影院慢慢变亮，像升起了一个人工太阳，阿莉一点儿不想回到外面的白天世界。

“喂，阿莉，我们走吧，”林恩捅了她一下，说道，“要不我妈要等我们了。”

三个女孩挤过人群，鼻子顶着大人物的后背和胳膊，香水、卫生球、口香糖的气味钻进她们的鼻孔里。阿莉努力放轻呼吸，她不喜欢闻陌生人的气味。

一个大胖女人微笑着朝她们快步走来。“哎，姑娘们，车就在外面，这讨厌的风，快，上车！”

阿莉钻进车里，发现里面坐着两个男孩，他们穿着脏兮兮的橄榄球紧身套衫。见鬼！是林恩的兄弟。他们瞪着她，只往里挪一点点。阿莉被挤在门边缩成一团，很不舒服，她真想会什么魔法，让自己变小，挤到前门的位置



上。她总是不知道该跟男孩们说些什么，所以总是说得太多。

“阿莉仙女，风不小呀。”兄弟1说。他这样说话不是第一次了，还开玩笑地捶了一下她的胳膊。

“电影怎么样？”林恩的母亲赶快问。

“棒，吓死人啦！”挨着林恩坐在前排的曼迪答道。

林恩使劲抖着身体。“那魔鬼真丑，他的门牙像这样，又尖又黄，不停地吸气，他可以让那牙齿从嘴里蹦出来，牙尖毒得很。”

“真恶心，”林恩的母亲说，“你喜欢这部电影吗，阿莉？”

“她呀，从头到尾都在笑，”林恩气恼地说，她转过身，看着阿莉，“有什么这么好笑的？”

阿莉叹了口气。她总是得作解释。“那个魔鬼看上去像我以前认得的一个人，他也是个演员，也有这样的假牙，有时会从嘴里突然伸出来。他伸头去亲一个女孩，哇！牙齿蹦出来，像一件秘密武器。”

没人做声，阿莉也慢慢陷入沉默，没有表情的面孔包围着她，像混浊的水。

“哼，我不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演员，怎么可能长得像那个魔鬼。这部电影是我看过最恐怖的。温德伍德，我觉得你古怪。”林恩断言，撅起了嘴。

阿莉往门边缩了缩，有点儿希望它没锁。她想，我连林恩都不怎么喜欢，干吗在乎她说我古怪？不过她发现自己又在努力辩解。

“我爸跟我说过一个故事，”她开口道，“说一个传教



士进到丛林向一群野蛮人传教。他们差不多有一百人，全都拿着矛。嗯，那个传教士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不怎么好，他们要把他煮来当晚饭。就在他要被扔进锅里那一下子，他灵机一动，直直瞪着那个首领，张开嘴，砰的一声，他的假牙跳了出来，在舌头上进进出出打了三下。

“嗯，那个首领从来没见过这种样子，以为传教士是个大精灵。他决定不但不吃他，而且要请他吃饭。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不过我想是烤猪肉和热带果汁。”

“这故事真有意思。”林恩的妈妈说。

沉默。男孩们你踢我，我踢你，又嘎巴嘎巴地压指关节，又和曼迪打闹起来。

林恩和曼迪没完没了地道别，说好明天打电话聊天。阿莉数着人行道上的一堆堆狗粪，这一带狗肯定特别多，曼迪是不是也养狗呢？阿莉喜欢狗。

车子又稳稳向前开去，拐过公园，沿凯瑟琳街走上十分钟，她就到家了。

“阿莉，你爸爸最近有消息吗？”皮特斯太太斜了一下头，问她，“他什么时候回来？”

阿莉犹豫了一下。她爸爸弗兰克是个筑坝工程师，总是随叫随走，飞到国外去指挥建坝。阿莉已经习惯了跟他说再见。不过近来一说要走他就发脾气，说自己太老了，会落下时差调整不过来的永久毛病，再说他很想在家陪着他喜欢的两个女人。

“很快。”阿莉肯定地说。

“天啊，片子里的那个姑娘真漂亮，”车子在等绿灯时，林恩叹息道，“莫妮卡·明克福特——真想把头发卷成



她那样。魔鬼攻击她，她的头发还那么整齐，有弹性，真是不可思议。”

“哼，她呀！”阿莉皱皱鼻子，“她够窝囊的，只会尖叫和大哭，像湿玉米片一样潮乎乎的。要是我，就会在魔鬼的脸颊上狠狠揍上一拳，那老家伙全身都是肥肉，肥肉多过肌肉，要是她聪明点儿，就会用手提包狠狠揍他，然后快快跑掉，他肯定追不上的。”

车子拐上凯瑟琳街，阿莉向正在晾衣服的比斯波太太招手。比斯波太太今天特别迷人。

“不是这样的。”林恩停了一会儿，说。

“那是怎样？”阿莉说。不过她有点心不在焉。车子停下了，她爬过两个男孩的膝盖下车。

“如果莫妮卡揍了魔鬼，电影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就是这样。”林恩的眉头生气地皱在一起。

“不过，要是莫妮卡能打出漂亮的钩拳，电影就会好看得多。”

“也许就你觉得好看吧。”林恩抿紧嘴巴。

“嗯，是这样吧。”阿莉说。既然她已经下了车，可以说再见了，再作些让步也没关系。

林恩哼了一声，转向她妈妈。“她就是爱抬杠，”她低声说，“谁想听她的高见？喋喋不休。”

“谢谢给我搭车，皮特斯太太，”阿莉大声说道，一边用力关上车门，“林恩，咱们星期一学校见。”

“当然。”林恩耸耸肩。

“再见，阿莉仙女！”兄弟1喊道。

“再见，温迪古怪鬼！”兄弟2大喊。



就在车子嗡的一声疾驶而去之前，阿莉听见林恩和她的兄弟们咯咯笑成一团。她做了个鬼脸，试着想象他们在她走后会怎么说她。

不过你很难搞清楚人们在想什么，她来到桦林湾后就发现了这条真理。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你很难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自从来到这里后，她不得不琢磨出一套首要原则，并且常常像背十的乘数表一样背诵它们。当她打开自家大门时，她一条条地复习：

第一，不要相信嘴笑眼不笑的人。（敬而远之。）

第二，警惕肚子咕咕叫的人，意思是说他们在生气。（或饿得慌！）

第三，招人喜欢的女孩耳朵小，牙齿也出奇地小。她们常常笑，但听力不太好。

第四，别谈论妈妈的饭碗。

第五，狗比人们想的要懂事得多。

阿莉还在增加这套原则的内容，不过她并不着急，她有的是时间。

她慢慢穿过花园，瞧着野生藤蔓，瞧着菊花在草地上扬起一张张充满希望的面孔。她在这里觉得自在——没有奇怪的眼神或轻蔑的低语，只有湿润的林气息和宁静，拥抱一切，淡然处之，沉默是金。

不过一出大门外，就不同了。没人愿像沉默地吸收阳光那样默默地听你说话，总要抬杠，总要你解释。就像林恩说的，阿莉说话好像总是说不到点子上。唉，别人脑



袋里到底在转悠着什么,阿莉真想不出来,不过她能肯定那和自己的想法一点儿都不同。你就像一个呆在彩色箱子里的色盲一样,总是挑错颜色。

“我还是觉得莫妮卡·明克福特要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活不过一天的。”阿莉拔起一根丑陋的野草,自言自语道。不过,她自己难道比莫妮卡好得多吗?



2 寄宿朋友



星期六阿莉大都呆在花园里，花园里杂草丛生，总有些值得看的东西。阿莉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有她在岩石缝里发现的一只壁虎的体形，还有黄昏时飞过头顶的蝙蝠的数量。桦林湾有些无聊，阿莉喜欢上了花园。如果你没有很多朋友，那当然是这样。

阿莉在桦林湾住了才有两年。她喜欢这屋子，高高的天花板，木板阳台，不过它已经年老体衰，墙上的湿斑



越来越大,打开水龙头时,下面的水管会发出怪叫。房子很大,有些房间空空的,很久没有人住了。画像吊在墙上,有如长长的破布条,又像一张张干皮。晚上,阿莉不喜欢光着冰凉脚,穿过一个个房间,空气中充满了鬼魂和它们的悄声细语。

“这对你训练你的想像力有好处。”每当阿莉抱怨时,她妈妈就这样快活地答道,“在去卫生间的路上,想想你能编出什么样的故事来。”

阿莉的妈妈康赛塔对想像的力量深信不疑,她管它叫“心灵的肌肉”,说它每天都需要锻炼。当然,康赛塔的想像力还需要磨炼,因为她正在写一部畅销书,这本书将使她名利双收,至少她希望如此(尤其是要交房租,或冰箱坏了的时候)。

从阿莉记事时候起,康赛塔就一直在写东西,她以前曾周游过世界,她的《迷人的旅行》描绘了秘鲁的节日风情和意大利博洛尼亚的食品博览会。阿莉还是个小不点时,就在她背上的襁褓中颠来荡去。后来,每当弗兰克忙得没时间时,阿莉还是跟着妈妈到处走,妈妈用带子牵着她,她跟在妈妈身边一路小跑,大一点儿后,她便在集市和商场里四处转悠。

终于,她们在墨西哥经历了难忘的一天。她们在奇瓦瓦的偏街里迷路了,阿莉勇敢地挑起重担。

“我已经十岁了,”她宣布道,“我很会看地图,我有第六感觉,能找到又便宜又好住的旅店。”

惊讶的康赛塔让阿莉把她领进一条又黑又窄的胡同,据说那里有便宜旅店,结果却碰上一群恶棍,把钱抢



了个精光。就在那一天，康赛塔觉得她们受够了这种意外的打击，离家在外也够久的了，于是母女俩飞回弗兰克为她们在桦林湾找到的房子。

阿莉和林恩去看电影的那个下午，康赛塔正在考虑该怎么写第十章。她通常在花园尽头的老木屋工作。她喜欢那木屋，因为它有尖顶，像女巫的帽子。

阿莉朝家门口走去，看见黑糊糊的窗子，她叹了口气。她知道妈妈在那儿，绝对没错。她打开客厅的灯，沿着破旧的楼梯上到自己的房间。

她在大镜子前端详自己。齐肩的头发直溜溜的（又黑又亮），大耳朵（她总想用头发盖住），大牙齿（她认为那两颗门牙最难看）。

阿莉讨厌自己的牙齿。有一次她量了量，它们竟有1.3厘米长，真丢人，阿莉觉得自己像一匹马。要是她能变得小巧、白皙、娇嫩，拥有小巧的耳朵和珍珠般的牙齿，叫她做什么她都愿意。

阿莉拉开嘴唇皮，瞪着那两颗门牙，门牙也瞪着她。她记得有多少次她放学后高高兴兴回到家，一点儿不知道午饭吃的苹果皮或芹菜梗紧紧地卡在两颗门牙中间，像一片透明的书签。等往镜子里一瞧，才知道自己多么地丢人现眼。

阿莉叹了口气，转身离开镜子，她断定，自己至少比那个窝囊废莫妮卡·明克福特有个性。她穿上旧的羊毛无袖连衣裙和裤袜。哇！这屋子挺冷清，还挺安静，现在该想想高兴一点儿的事了，比如说晚饭。

兰斯洛特先生也是这样想。楼梯轰轰作响，砰的一



声(它拐弯总是太急),兰斯洛特冲进房间。

“终于回来了!”它龇开的牙齿和耷拉的舌头好像这样说道。

“你真是从城外来的魔鬼。”阿莉亲昵地说,用自己的脸蹭着它的脖子。

她和兰斯洛特下楼去把康赛塔从她的木屋弄出来,不过发现她已经在厨房里了,正在冰箱里翻找什么,一边哼着自己喜爱的曲调。阿莉咧嘴笑了,她知道那曲调意味着什么,康赛塔完成了写作任务,心情不错。

“喂,讨厌鬼,过得不错吧?”她匆匆抱了阿莉,不过并未等她回答。她满怀希望地打开橱柜,但和平常一样,里面只有吃腻了的烤青豆和甜菜根罐头。阿莉已经学会接受这一现实:康赛塔专心写书时,就会忘记食品之类的生活小节。她妈妈现场评述自己的搜寻:“我们年轻的女主人公打开一扇又一扇门,拼命搜索失踪的财宝。在最后一扇门后面,会有什么可怕的秘密在等着她呢?”

康赛塔在写什么书,她说话就是什么味道。有一次,整整一个月,她说话的腔调像个土匪,阿莉拒绝和她出去买东西。

她胜利地大叫一声。在最后一扇门后面是一罐玉米片。“玉米煎蛋拌色拉,怎么样?”她问。

“加上薯条?”阿莉说。

“一点儿没错。”

阿莉一边切土豆,一边想着康赛塔。和一个碰巧是位作家的妈妈生活在一起,真是非同寻常,因为这就是说她同时和好几个人生活在一起。康赛塔塑造一个人物就

